

大潮歌



27
35

冯云 著
孙涛

黄河文艺出版社

大潮歌

冯云 孙涛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国法学会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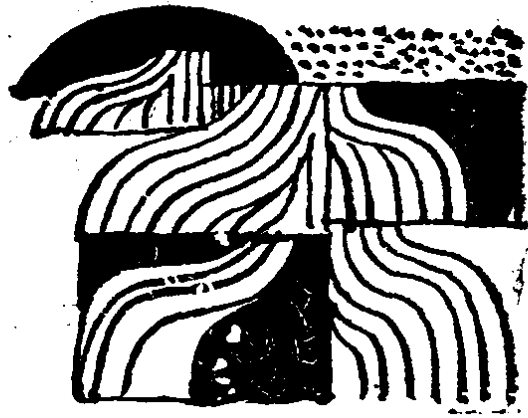
787×960毫米 32开本 3.25印张 54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6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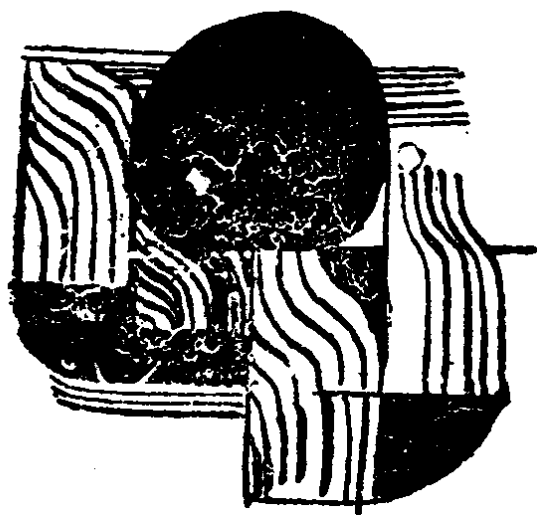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0385·24

定价0.56元



理想，
在这里；
光明，
在这里；
改革家的足迹，
在这里；
诗的宝藏，
在这里……

——题记



第一章 古城新歌

巍巍黄土高原，
挺起壮阔的胸膛，
象严父般深沉，
充满博爱、豪爽，
滔滔九曲黄河，
泻着不尽的乳浆，
似慈母般无私，
充满柔情，衷肠。
古城，似一颗明珠，
在父亲的胸前闪亮；
古城，象一位赤子，
在母亲怀中吸吮着乳浆。
几经世纪的风雨，

几历人间的沧桑，
在实践中求索变异，
在父母的爱抚中成长。
尽管尘埃积聚的污秽，
曾使父母心伤；
尽管世俗的偏见和名利，
曾使明珠一时失光！
但北国的东风，
已送来春雨漫漫，
洗刷着一切污泥浊水，
灿烂明珠又折射出
灿烂的阳光！
改革的浪潮，
使古城充满了希望。
光和热的集聚，
使古城产生着无穷的力量；
理想抖开了彩色的羽翼，
伴着古城的呼唤在飞翔：
时代的改革家啊，
快谱写出崭新的篇章；
时代的诗人们啊，
快吟哦出闪光的诗行！
来了，
新来的市委书记，

为我们开拓铺路。
同我们在改革中去寻觅
诗的源流。
任春风拂着衣袖，
漫步古城街头；
却不见李白醉酒，
挥洒诗篇，
将古城迷留——
“岁落众芳歇，
时当大火流。
霜威出塞早，
云色渡河秋。”
诗句虽美，
却写不出今日风流，
可叹李白，
却无缘瞩目这
花的长街，
摩天的高楼。
想千载历史，
几多风狂，
几多雨骤；
几多火拼，
几多交手！
主人跑马轮换，

日月循序疾走，
虽经生与死的搏斗，
古城依然如旧。
我们不必替古人感叹，
无须为古城担忧；
穿过茫茫史海，
跨过长长鸿沟；
消失了，督军府里的
虎啸狼吼，
消失了，丁字街上的
娼妓蛇头。
我们眺望前方，
誓做弄潮手……
来了，
新来的市委书记，
为我们扬鞭催马。
同我们在改革中去探索
诗的升华。
不再去抚摸，
十年浩劫的伤疤……

今日的诗人呵，
怎能去闭门自我抒发！
可以想到——

那些吟花弄月的，
看不见春满天下；
那些闭门造车的，
是一些可怜的作家；
新时代的诗人呵，
快选取古城的新韵，
捕捉新生活的浪花；
去追求钢城的气派，
和那煤海的朝霞；
要有诗人的气质，
去夺取改革浪潮中的
艺术奇葩！

啊！改革家，
创造着新时代，
雄姿勃发。
啊！新时代，
呼唤着改革家，
声震江河海峡。
古城在倾听：
新时代的长风，
改革家的步伐。
古城在思索：
当代主人，

可是哪一家？！

啊，是新来的市委书记，

来自太阳的家。

他正开拓新的业绩，

率领着千军万马。

瞧——

机轮在飞转，

高炉在喷花，

乌金在奔涌，

智力在开发。

绿色的音符，

跳进责任田的山洼，

现代化蓝图，

耸起了神奇的大厦，

智囊团搭起摘星的梯架，

科研所闪动着不熄的灯花。

那一大批科学家，

一大批改革家，

一大批音乐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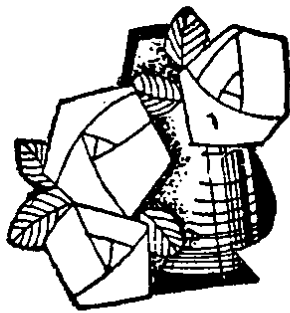
一大批雕塑家，……

正在向新的高地进发！

古城啊！笑吧！

你应当有爱情之花，

你应当有理想之花，
你应当有音乐之花，
你应当有雕塑之花……
古城啊！唱吧！
为新来的市委书记，
这有胆有识的改革家
还有他身后的，
那一支壮阔的队伍，
正迈着雄健的步伐……
笑吧！唱吧！
唱吧！笑吧……





第二章 春寒料峭

古城车站，
小车成行。
等待列车来，
个个翘首望。
远方的列车啊，
却象姗姗来迟的春光，
让人望得眼乏，
让人等得心慌。
市委老书记，
满头银发抖动，
依然是一脸春光。

昨天接到来电：

新任市委书记陈岚，
就在这班车上。
老书记呵，
情切意昂，
心花怒放。
半个世纪的风雨征程啊，
今日要下岗。
古城千斤担，
就要换肩膀。
陈岚还年轻，
可知这份量？
尽管读过大学，
资历总不长！
要给新来的接班人，
增添力量，
把自己的秘书常亮，
派到他的身旁……
为给新来的市委书记，
树立威望，
他率领各级领导，
迎候在这车站广场。
而此刻，常亮，
正坐车在市内奔忙。
他刚离开宾馆，

安顿好膳食住房，
新书记独自到任，
吃住都要格外周详，
他又到了医院，
见过养病的组织部长，
为把新书记的爱人，
迅速调离塞外山乡，
让这位农业工程师，
回科委担任处长；
而后又到房管局，
与局长反复磋商，
在新建的住宅区里，
定一套最好的住房，
给新书记安家，
门窗都要向阳。

常亮坐着小车，
在市内奔忙。
遵照老书记的指示，
件件事要落实妥当。
车外春寒料峭，
杨柳未换绿装，
常亮闭目沉思，
引来一段遐想——

新来的市委书记，
该是什么模样？
你可熟悉古城？
满意宾馆、调令、住房……
司机一声急刹车，
猛然惊醒常亮。
车外一片新住宅，
吸引了他的目光。
为什么人声鼎沸，
新楼前车辆成行？
为什么各色家俱，
向楼里搬下搬上？
司机望着幢幢漂亮的楼房，
动情地对他讲：
“重工局各级领导，
正在突击占房，
老书记就要离任，
新书记还未亮相，
分房大好时机，
领导们各不相让，
连市委机关的卡车，
都被借去帮忙！”
常亮一时语塞：
“啊！啊！是这样……”

不正之风，……真狂！

常亮回到市委，
新书记办公的地方，
再做一番检点，
看哪里不甚妥当，
老书记曾在这里，
度过多少年时光，
它是古城的大脑，
它是古城的心脏，
今后也依然
决定着古城的形象！
常亮的目光，
落在了桌上，
一叠叠文件、报告，
堆成小山一样。
多少事急待处理呵，
眼前可有多少硬仗？！

门响。
常亮转身开门，
是重工局的工程师林芒。
他面容坚毅，
两目炯炯放光，

一再身遭厄运，
斗志依然昂扬。
他与妻子宋萍，
恰似良马一双，
可惜未遇伯乐，
枉自槽头惆怅。
宋萍不甘寂寞，
挥泪告别林芒，
上海投奔姑父，
设法远渡重洋。
几番电催林芒，
让他一同前往，
林芒留恋古城，
几番市委上访。
老书记语重心长：
“人才是民族的希望，
工作千头万绪，
重工局难以排上……”
常亮理解林芒，
上前轻声阻挡：
“莫不是又来告状？
今天的日子不当！
我要去车站接新书记，
再迟就不赶趟……”

林芒心直口快，
话语直冲常亮：
“今日我就坐等，
向新书记直述衷肠！
即使与宋萍离婚，
我也不投奔异国他乡，
古城生我养我，
我要为古城发光。
为了四化大业，
我还要陈述主张！
机械厂工地现场，
混乱得太不象样，
进口的先进设备，
已锈得失去光亮。
赵之他虽有本领，
英雄无用武的地方。
书记兼厂长王伟，
用权力为自己织网。
对待国家资材，
再不能这样轻狂！
对待重点企业，
早就该下令整饬！
你且莫摇头呀，
我还有许多话要讲——”